第六章

“算命先生”大笑着，同时心中也在暗暗笑道：“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好糊弄，比我想象中容易多了，这下这张饭票长期可跑不了了。”但他笑得不免有些过头了。他突然间瞥见安然正注视着他的脸，一时间他的脑子飞速地转了起来，千百种想法一时间全冒了出来，“难道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他用右手摸了摸右侧的脸，并没有什么异常，“又或者是他发现了我是在糊弄他？但这不可能啊，他自己都亲口承诺了，而且我又没有露出什么马脚……”这时他的右手摸到了自己的嘴唇上方，他的心突然加快马力“突”“突”“突”地跳了起来，他的双眼赶紧向地上扫视而去，但似乎没有什么发现，他挪开脚也没有找到。这时，他把目光对准了他身体左侧的安然，他说道：“年轻人，能不能把脚挪开一步，我老人家的东西掉地上了。”

“可以，你要不要我帮忙找一找啊！”

“不用，我老人家自己找就行了。”“算命先生”心想：让你找到可就完蛋了。

安然挪开了步子，并说道：“那您可就找不到了。”

“算命先生”低着头焦急地寻找着，他不敢抬头看着安然，因为如果现在他的样子被安然看到的话安然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了，那么把安然当作长期饭票的打算也就落空了。但是，他四处张望却一无所获，“明明刚才还在的，现在在呢么就突然找不到呢？”“算命先生”心急火燎地扫视着地面却无济于事。

这时，心急火燎的“算命先生”把目光瞥向了左边的安然，而安然正巧也侧过头看着他，当他看到安然的脸的时候他怔住了，“你，你……”

安然会心地笑着说：“我说过，没有我你可找不到的。东西呢我可以给你，但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告诉我，包括你到底是谁，不然我可没法相信你。”

“算命先生”的声音也突然变得年轻了很多，他说道：“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不过你先把东西给我吧！”

安然取下了贴在他嘴上的那枚胡子递给了“算命先生”，而“算命先生”老态的脸上唯独却的就是嘴唇上方那一片花白的胡子。安然边走边说道：“我记得有人对我说过：做人不能太得意，因为你不可能得意太久。就像你刚才，得意了片刻就露出了马脚。实话告诉我：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化装成一个老人的模样？而且你的声音模仿得也相当像，我不知道你这样子骗过了多少人。”

“我是谁我可不能告诉你，但如果我告诉你那我可就亏大发了。为了一张饭票我可不愿意泄露我的秘密。而至于我骗了多少人？我敢说在这座小城中我可没骗过人。”“算命先生”换了一个很是年轻的声音。

安然不确信这个“算命先生”说的话那句是真那句是假，他选择了沉默，并把目光对准了“算命先生”。

过了数息，“算命先生”终于很是无奈的说道：“好吧好吧，我在这座城里确实骗过人，不过那也不算骗，我只是看那个人不爽耍了他而已，除此之外我一个人都没骗过。而且你看我这惨淡的生意，我也巴不得能完成一单生意呢，还哪想着去骗人呢！”

这时，安然听到了从“算命先生”那里传来的“咕咕”的声音。

“你多久没吃过饭了？”

“差不多有三天了。我在这座城里可是一单生意都没完成呢，就这样离开我也太没面子了。你问我这个干嘛？难道你同意当我的长期饭票了？”

“长期饭票？什么意思？我有盘缠可以保你一顿饱饭，但如果你想跟着我一直混吃混喝的话恐怕是不可能——我只是个穷小子。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必须省着盘缠用。”安然迈开步子向前走去，背对着身后的“算命先生”说：“无论如何，我都会管足你一顿饱饭，但在那之后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完成。”

“算命先生”小跑着跟在安然身边，说：“这是你说的啊，你要记住了。但我也不会亏待你，这单生意我算你是应允了，完成这单生意后我自然会识趣离开。”

安然停下，望着“算命先生”的双眼许久，才说：“我答应你。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

“说吧！”“算命先生”轻抚着重新贴在他嘴唇之上的那片胡须说，“我知道就一定会告诉你。”

“你之前既然一直在城门那条大道上摆摊算卦，那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身着白色外衣手握一把折扇的人，他的外衣上还绣着一枝墨竹并且折扇上写着一个‘仁’字；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她骑着一匹骏马，长得很漂亮，腰间还配着一把剑。”

“算命先生”答道；“我有见过。在这个小城中来往的人本就不多，你说的那两个人我在两天之前见他们从此经过，现在一定已经离开了。问话完毕，赶快去前面的客栈吧。”

安然也望着前面的客栈，心中说道：“那就好，看来他之前说的白衣少年和少女正是白易涟和上官云，他们两天前来过那么此刻不然已经离开了，毕竟这座小城并不是个适合驻留的地方。我不希望到这里还会遇到他们。我所求的不过是能无风无浪的找到那个人而已，我不想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此横生枝节。”

不过片刻，他们两人就走到悦来客栈正门前。但实际上，这间悦来客栈是这座小城唯一的一间像样的客栈，这里提供茶水、饭菜还有住宿，当然这些都是要钱的。从这间客栈直走不过三百米就是小城的南城门了，说实话，这座城确实是够小的了。

看了一眼写着“悦来客栈”的飘扬着招子，安然走了进去。他看到正对面的柜台里站着一个长着八字胡的掌柜，柜台右侧有五个裸露着胳膊的大汉正聚在一桌吃酒，他们腰间都配着一把刀，左侧则摆着几张空桌子和十多条板凳，但此刻柜台左边却并无人坐，再往上看去是左侧楼梯直通的几间客房。安然选择在左侧那边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他不想离那五个大汉太近以免生出事端。这时，店小二也适时迎了上来，问道：“二位客官需要什么？”

“算命先生”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稍微扯了扯嗓子，才用他那副老迈的声音说道：“来一只鸡，两斤猪肉和几样小菜，米饭不能少，不够再加菜。”

这时“店小二”趁势推销道：“本店陈酿的高粱酒您要不要来一壶？”

“算命先生”摇了摇头，说：“不需要。”

“好嘞！”

在店小二正要离开时，安然说道：“慢着，他之前点的我们都不要，给我们来几样小菜就够了，多来些米饭。”

这时，“算命先生”死死的望着安然，眼中满是怒火，但安然却不为所动，对着店小二说：“就这样。”

店小二离开后，安然喝着茶水对着一旁的“算命先生”说：“吃完我们就走，你愿不愿意跟着我，我都不勉强。”

在店小二走开后，“算命先生”狠狠地瞪着安然，心中忖道：“看在你请我这顿饱饭的面子上，我就不和你计较，不然，有你好看的！哼！”

不一会儿，店小二就把饭菜都端了上来，他还端来了一小壶酒，他指着酒壶说：“这一小壶陈酿的高粱酒是本店附送给二位的，请慢用。”

这时安然把目光移向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摇了摇头，说：“我老人家，身体不好，喝不得酒了。”安然这时才对着店小二说：“把这壶酒撤下吧，我还要赶路，喝酒误事。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们不需要这壶酒，撤下它以免浪费。”店小二端走了那壶酒悻悻地走开了。

此时“算命先生”已经狼吞虎咽起来了，而安然也拿起来筷子，正在他想夹菜时他听到了背后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安然从背后楼梯的方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侧过头稍稍向那边瞟了一下，他小声对着身边还在狼吞虎咽的“算命先生”说了一句“我们走吧”便用力拉住了“算命先生”的手臂向客栈外走去，“算命先生”本想挣脱但当她回身瞟了一眼正在楼梯上往下下来的人后便停止了反抗也向客栈外走去。他们两人匆匆离开，而从楼梯上刚下来的那群人也注意到了他们两人。

“白公子！”客栈内坐在一旁的五位带刀的大汉向着从楼上下来的几人中那个身着白色外衣的少年抱拳说道。白衣少年的目光礼貌地回应了五位大汉后，目光也移向了正要走出客栈的安然两人。

安然清楚地知道，那个大喊口中身着白衣的“白公子”正是白易涟，“没想到他竟然没走，我得赶紧离开，趁他还没注意到我的时候。”而此时在安然身旁的“算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

“站住！”在两人正要踏出客栈门槛的时候，他们突然听到背后有人想着他们的方向大喝道。

这下子，客栈里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向了安然和“算命先生”，包括那五个带刀的大汉以及白易涟等人。安然和“算命先生”停住了脚步，虽然此刻他们两人背对着客栈里的这些人却仍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正灼灼地注视着他们。

原本还有点声响的客栈内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仍旧是一声大喝打破了这突然间出现的平静，“你们的饭钱还没付呢，你们是想吃霸王餐吗！”安然分辨出来了这是是店小二的声音。

安然只得拉着“算命先生”的手再退回了原来的座位上，并向店小二问道：“一共多少钱？”

“二十蚊。”店小二轻蔑的回答道，他看不起没钱还想吃霸王餐的人。

安然给了店小二十枚铜钱，同时和“算命先生”再次在原来的位置坐了下来。

这时，白易涟从安然坐着吃饭的桌子前走了过去，向着右边坐着的五个带刀大汉作揖道：“几位不用客气，晚辈当不起。”

安然看着正背对着他的白易涟，他知道此刻白易涟必然是已经看到他了，但此刻他的伤势还未痊愈，而且“花和尚”还叮嘱过他三日之内不可动用元力，此番面对白易涟他更加没有胜算。但此刻，他明白既然他已经被白易涟发现了，那他就不可能在堂而皇之的逃走了。此刻，安然一边故作镇静夹着青菜吃着米饭，一边把目光瞟向正对面背对着他的白易涟。

没想到，我这段旅途一开始就风雨不断。安然在心中有些无奈地对自己说道。

只过了一小会儿，白易涟便离开了五个大汉坐着的桌子向着安然坐着的桌子的方向走了过来，而一同起身跟随在白易涟身后的还有那五个带刀的大汉。

安然的心一时间又“扑扑”的跳了起来，而一旁的“算命先生”也更加紧地握住了安然的手臂，原来从刚才安然再次在座位坐下时，“算命先生”便一直紧紧地握着安然的手臂。白易涟没有停下脚步一步步地接近着安然，而同时安然的心跳也一点点地加快着，虽然安然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他心里的紧张感却一点也不比当初他面对白易涟的时候弱。当白易涟几乎要走到安然的面前时（安然的桌子在离客栈正门不远的地方），安然的心跳如同雨天屋檐上滴落的雨滴，前一滴雨珠还没落下后一滴就紧跟着落了下来，但当白易涟再进一步时他几乎都听得见白易涟挪动脚步时鞋子与地面摩擦的细微沙沙声，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似乎一时间已经停止了似的。

然而白易涟却再没有挪动步子，而是站在安然眼前不过三米的地方面对着他停了下来，白易涟并一如往常地微笑着并望着安然。这时，白易涟身后五个带刀大汉中的一人，突然间发话了，说；“白公子认识这一老一少？”

此刻，安然的心如同被擂动响鼓的重槌一下一下的重重捶着，让他几乎心惊胆颤。而此时，在他身旁的“算命先生”的心中也是同样的感觉。

“我见过他们。我与他们都有过一面之缘。”白易涟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此刻安然心中默默地对着自己说到：“如果此时白易涟要和我动手的话，我的胜算很低，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束手就擒。而且，此刻我身边还有这个身份不明的‘算命先生’，看他现在紧张的样子恐怕也是与白易涟有过过节，而且估计他很难是白易涟的对手，恐怕他还要托我的后腿。可即便如此，”安然攥紧了拳头，“也只有一战了。”

“二位，这位是白易涟白公子。”五个大汉中有一个大汉对着安然介绍道。

“若非白公子仗义相救还给予我们伤药和盘缠，恐怕我二弟和四弟要死在那饿狼岗。”五个大汉中又有一人说道。

安然望向了白易涟和那五个大汉，他明白了要是要动手他这次要面对除了白易涟还有那五个带刀的大汉。

“铁大哥不用如此客套，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是在下分内之事。而且，我去饿狼岗也是和五位一样为了除去饿狼岗的恶匪，还那里一方平安。”白易涟笑着说道。

“白少侠年纪轻轻便有一身的神通，而且四处行侠仗义，英明远播，我等五个莽汉却是远远不及啊！”五个大汉中的那位继续说道。

此时安然心中煎熬地望着在他面前“悠闲”地说着话的五个大汉和白易涟，他如同处在油锅里一样，既浮不到油面又沉不到锅底，一直在热油中煎熬着。

但此时，白易涟却挪动了步子转身向着客栈门外而去。

“白少侠，这二位……”大汉继续说道。

白易涟又停下了步子，再次转身望着安然，他与安然对视了片刻，他说道：“虽然我与这二位有过一面之缘，但我和他们并不熟。”说完，白易涟就转过身向着门外而去。五位大汉分别向安然二人作揖示以礼貌后也转身而去。

过了一小会儿，待白易涟和五个大汉已经完全离开了安然的视线后，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明明看到了我，却并没有出手，看来他是不想和我动手。”安然在心中庆幸着。同时，他看到一旁的“算命先生”也和他一样地庆幸着。

“走吧，”安然拉着“算命先生”的手往客栈门外而去，他感觉到他拉着“算命先生”的手上皮肤不仅光滑而且很柔软，像是年轻女子的手一样，但他并没有细想，“或许他这个行当的人的手都是这样吧。”安然心想道。

安然走到了客栈外，望了一眼当头依旧热力不减的烈日，却并感觉到先前一样难耐的酷热反而庆幸地觉得那轮烈日投射下来的耀眼的光芒所带来的光明。“我再不会遇上什么糟糕的事了吧！”安然在心中愉快地对自己说道。

安然转过头，向着沂水城南城门的方向而去，此时，他还紧紧地拉着“算命先生”的手没有松开。他觉得一切不好的事情应该已经都过去了，一边望着两旁整齐排列的一间间民居一边轻快地迈着步子，但突然间他听到有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安，安……”

“安然大哥！我……”

安然停下了步子，同时在大脑中快速地思索着这个发声的人会是谁，他很快得出结论；在这个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不会有人这么喊他，即便是在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山城也不会有人这样叫他。

但他还是转过身来，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看到了一个身着粉色丝质长裙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的少女，那个少女看来和他年纪大致相仿，她长着一双水灵的大眼睛，脸如同蜜桃一样水嫩，其下长着的一张桃红色小嘴，最神奇的是她那粉嫩的鼻子，正好契合她的那张脸，让人觉得她的美艳中透着一丝可爱，可爱中透着一丝纯真，是个难得的美人坯子，长大了必然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

少女看到安然转过身来望着她，眼中顿时神采奕奕，她脸上满是欣喜，两只手却有些不知所措的互相握着，她的心中此刻如同小鹿乱撞，两颊也渐渐变得绯红，她的双眼如同两颗会笑的明珠，但她却害羞地正面不敢看着眼前的安然。

安然见过眼前这个少女，他眼前的少女比之他之前看到的更加的可爱，更加的美丽动人，而且这次少女的可爱和美丽都是为了他而展现出来的。但安然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他感觉不到丝毫的美丽和可爱，反而有些嫌恶地看着眼前的少女，他抓紧“算命先生”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少女而去，就像是躲避瘟神一般。

“算命先生”虽然被安然拽着往前走，但他心里却莫名的感觉到些许欣喜，但他还是向安然说道：“刚才那个女孩是我至今见过的女子中最漂亮的一个，她这么亲密地叫着你，你怎么还刻意躲着他啊？换做是其他人还不像狗皮膏药一样地贴上去，难道你和她有过节？”

安然没有回应“算命先生”的话，而是侧过头冷冷地看了“算命先生”一眼。“算命先生”看到安然那冰冷的眼神，也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

“安然，安然大哥……”少女不知所措地望着转身而去的安然，泪水不可抑止地从她的眼眶蹦涌而出，并快速地在她白皙而晶莹的脸颊上划下一道道泪痕，她此刻的样子无不让人怜爱，但是她没有去理会脸颊恣意纵横的泪珠，而只是伤心地流着泪，痛苦而心碎地喊着：“安然大哥，安然大哥……”

但安然却一步未停地离她而去，如同行舟外两旁的风景一点点远离，最终成为远方。

万里无云的晴空上那轮烈日奇迹般地寻得了一片足以荫蔽它的白云，天色突然暗了下来，而此时空中也猝然刮起了一阵冷风，把地上的灰尘带入空气中让空气变得有些灰蒙蒙的，少女前方的安然变得像是发黄的画卷中的人物一样看不清也抓不到。而伴随着这阵冷风的还有远处传来细小的“哒哒”的声响，就像是暴风雨已经在前方提早到来了一样。

少女站在原地无力地伤心着，痛苦着，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但她的心中怀着不甘，藏着不舍，她知道自己会被她口中的“安然大哥”讨厌，可是她却不想要安然离开她的视线。在一刹那间，安然变得离她稍稍近了一些，又过了一秒，安然离她又近了一些，再过一秒，安然更近了一些，虽然每一秒钟只近了毫厘，但她却并不灰心，她奋力地挪动着自己的脚，奋力地奔跑着而不是伤心地站在原地，也正因此，她眼中的安然也在渐渐地与她靠近。与其站在原地伤心痛苦，还不如放开手脚去追逐，即便它离我很远，但也只有这样我才可能去靠近它，去得到他，去实现它他。

安然突然停下转过身去，他看到刚才那个伤心地哭着的少女仍旧伤心地哭着，但她同时也奋力地向着他奔跑着；她的眼中含着泪花，脸上划满泪痕，口中不住地喊着“安然大哥”。